

谨以此文纪念安徽的老报人项有彬先生

何不潇洒走一回

我眼中的爷爷项有彬

陈凌

A

虽然我一直叫他爷爷,其实他是我的外公,但他是我爷爷那辈唯一的老人,因为我爷爷奶奶和外婆都早早去世了。所以从小我就喊他爷爷,这样更亲,他也很疼爱我,把我看成亲孙女。可是在我的心里,他早已超越了爷爷这个名词,他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天,他是全家的统帅,带领这样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家庭奋勇前进!

爷爷其实对我来说,是一个我心底里非常可信赖,知识渊博如海洋的长者。同时他又是那么地和蔼可亲,疼爱我们却不娇宠我们,善于启发我们、教育我们,言辞幽默,会说外语,唱英文歌,懂得享受家庭天伦之乐的人。在他80多岁的时候,我就想过,这个家真的离不开他。他是家里的主心骨,是凝聚力,他的离去,也带走了这个家相当一部分快乐的因素,奋进的氛围和坚不可摧的气势。

还记得我小的时候,因为爷爷家离我的小学师范附小很近,我就住在爷爷家,那时候奶奶刚过世,爷爷照顾我,我也有幸和他朝夕相处了好一段时光。他并不溺爱孩子,却很会启发教育我。冬天了,爷爷最喜欢做一锅熟,那天他烧的是我们爷孙俩都爱吃的猪大肠粉丝汤。爷爷刚端上桌,我一下子夹了好多块往嘴里送,爷爷看到了,就坐在小木桌边摸着我的头跟我说:“凌凌,莫以好吃而多吃,莫以难做而不做。”那时我只有六岁,听不懂爷爷说的文言文,他就和我边吃边解释给我听。我很喜欢听爷爷教我新的知识,爷爷就在小饭桌前每天教我一点,我也变得比同龄的孩子聪明一点。后来,爷爷常说我一肚123(意思:鬼精,点子多)。哈哈,其实我想说的是,这不都是您教的我嘛。爷爷,您知道吗?您的知识宝库真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!

B

银河公园爷爷也喜欢去,当年他的六十大寿就是在银河茶座举行的,后来改名叫兰官,他经常请大家去喝早茶,我想他喜欢那里,因为他最开心的时候是在那里度过的。也许是幸福的让老天爷都嫉妒了,就在爷爷六十大寿办完后不久,奶奶因车祸突然逝世,给爷爷很大打击。爷爷早年丧父,幼年保护守寡的母亲奔波于乱世中,历经国民党统治和日本鬼子侵华的岁月,终于可以和奶奶一起共享晚年的清福,却又面对丧妻之痛。可爷爷却唱着“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,何不潇洒走一回!”又一次站了起来!

因为生活还要继续,事业还要继续,生活的苦难不仅没有挫败他的信心,却把他锻炼的更加坚定刚毅,他化悲痛为力量,专心经营安徽省旅游协会,努力写书,先后出版了《莲花佛光九华山》、《庐州胜貌》、《天柱山》、《巢湖》、《旅游概论》、《风光地理》、《似水年华》、《澳洲行》、《历史的见证》、《美哉淮河》等书籍,近3000万字著作问世,被各大图书馆收藏。

此外,他还雷打不动地召集子女每周六家庭聚会,在不足15平米的小客厅里,一家人晚饭后准时赶到,内容不外乎是开心的聊天,交流工作上、生活上、社会上的事,互相关心、打气,给子女好的建议,有时也会谈起何时集体出去品尝新开的饭馆或看看没看过的世博会,总之激励所有家庭成员锐意进取,勇攀高峰,成为对得起自己,对得起社会,有长足发展的人。



项有彬生前留影

C

大学期间我入了党,爷爷很为我高兴,说我优秀和人缘关系好,并笑谈自己当年想入党都入不成的事情。后来爷爷和妈妈决定送我出国留学,想培养我的认知具备国际水准,也为让我今后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
当时爷爷当机立断的让我去悉尼,而不去墨尔本,很多人都不理解。因为我有两个舅舅都在墨尔本可以有个照应,爷爷说:“二十多岁的人,要谁照顾?谁都不要靠,应该学会独立。而且要上悉尼大学,名气大,学校历史最悠久,以后的同学老师校友都是高层次的。霍华德(当时澳洲总理)就是悉尼大学毕业的。悉尼大学一个文学系就有四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!而且校园美丽,是个没有围墙的校园,开放式的草地和图书馆。我去看过,不错!就它了!”就这样,我按照爷爷帮我选择的路,怀揣着他写的《澳洲行》,作为我在澳洲的指南,走进了悉尼这个国际大都市,并顺利在一年半后拿到大众传媒硕士学位!

很快时间到了2008年,我当时28岁,还待字闺中。这时,爷爷又开始替我着急了,他总是愿意那么费心地为我们小辈着想。每次我回国去看他,他都会问我男朋友谈的怎么样?提醒我早点把婚事定下,当时还为此事和爷爷吵过,后来赌气放下狠话:“说不准我两个月就带一个给你看看!”果然,我去参加完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路经山东潍坊访友,邂逅我现在的先生赵阳。当赵阳带着红木嵌银的百寿杖去看望他的时候,他十分诧异地笑了,说我真有本事。

D

爷爷对我的疼爱特别的,是刻骨铭心的,难以忘怀的。2009年我得甲状腺疾病,在安医附院做手术。爷爷很担心我,但因腿脚不便,便让人捎来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函。那是爷爷一生唯一的一封写给我的信:

“陈凌,听说你手术很成功,十分欣慰。我因为举步维艰不能来医院看你,十分抱歉。我希望你出院就能听到你银铃般的咯咯笑声。你真幸福有那么多人关心你爱护你,我在家等你好消息。

祝你快点康复。

喜欢你的爷爷亲笔
2009年2月18日”

我看着爷爷的信,才知道我在爷爷的心目中是那么的,他只希望我健康快乐,总想看到我灿烂的笑容和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他见不得我承受疾病的痛苦,忍受手术刀的残酷。我病好了,去看他,他兴奋地给我开门,问我想喝什么,吃什么,然后拉着我坐到他身边,关心地询问恢复的还好吗,什么时候回澳洲啊?其实那时他的腿部已经血管不通,不能行走超过20步。

可是,在我回到悉尼后的一个月后,爷爷突然大面积脑梗塞,陷入深度昏迷!妈妈怕影响我工作,所以和爸爸一起瞒着我,直到2011年3月29日我过生日那天,爸爸告诉我爷爷可能不行了。真是晴空霹雳!我一直相信爷爷会没事的,会陪着我们的。果然不久,4月8日的上午,爷爷抢救了17天以后离开了我们。妈妈打电话让我和赵阳务必于两日内赶回合肥见老爷爷最后一面。

E

2011年4月10号,我和赵阳连日奔波终于抵达合肥,我记得那天天空暗暗地,灵堂设在爷爷的故宅里,满是鲜花和挽联,充斥着亲友的悲伤和对爷爷的思念。爷爷的葬礼很隆重,有五百多人参加,从省市领导到以前的老朋友、报社的同事和读者,以及喜欢他的小字辈。我想他老人家看到这个场面一定很开心,有这么多人记着他,怀念他,尊敬他,爱戴他!最后遗体告别的时候,我看见,他在水晶的盒子里是那么地安详,慈善,好像是睡着了一般,鼻子笔挺,穿着参加我婚礼时的浅咖啡色套装,里面是春节时妈妈给买的羊绒衫和我从澳洲在他80寿辰时送的粉红色纯棉衬衫。爷爷生前是个讲究人,爱体面,妈妈说他去另一个世界也要暖暖和和,体体面面的!我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悲伤和不舍,大声的呼喊“爷爷”“爷爷”,巴望他能够听到,能够醒过来,回到我们的身边!

爷爷,我相信您还活着,只是我看不见。我从您的影集里,发现了我和您在您80大寿时的合影。想您的时候,我会翻出来看看您,和您像往常一样说说话。想告诉您的是,不管您的子孙身在何处,我们都知道您一定就在附近,您对我们的爱就在我们身边,不增不减;而我们的手也在您的大手里,不舍不弃!您是最尊敬的长辈,我唯一的好爷爷!



陈凌与爷爷项有彬在一起